

徐渭明 大漠驼铃



对于生命的物质层面来说，沙漠裹挟着风暴，展示着荒凉，暗藏着险阻，比如“塔克拉玛干”，便是进得去出不来的意思。

对于生命的精神层面来说，沙漠有着另一面的美丽，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“大漠沙如雪，燕山月如钩”之类的诗句，一直以来都在诠释着这样的美丽、独特，令人神往。

许多次，我曾经梦见我在沙漠中行走，被饥渴惊醒；许多次，我又在想象中盘桓于漠野，等待着沙山那边，响起一阵令人惊喜的驼铃声。

那么，就真正地走进大漠，用镜头用心感受漠野，感受生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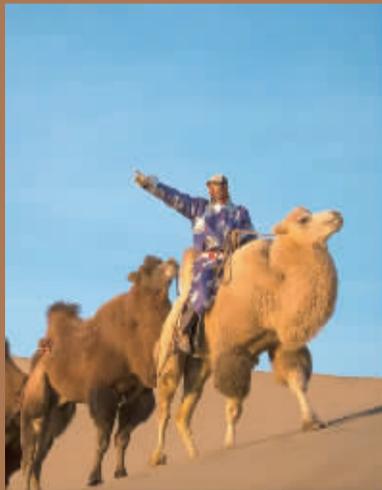
且借漠风烤香馕，驼铃叮当写夕唱。

翻过一座又一座沙山，回首之处看见自己的脚印孤寂地延伸向远方。

回来的时候，那些脚印已经湮没在风中。那么，再用一步一步的攀越，重新把一行脚印留给一座座沙山，留给远方……



扫描二维码
可欣赏全文



虞燕 咸地出甜瓜

那片地的前身是滩涂，修建起海塘后，被迫与大海分离了。先经海水浸润、冲刷，又承受风霜雨露，成了宝地，种出来的水果蜜甜蜜甜，我们叫它咸地。

外婆年年在咸地种香瓜，青皮，球形或椭圆，表皮上多为纵沟纹，偶有细碎斑纹。瓜那个香甜呵，甜汁全渗进了记忆里，贪馋的心惦念经年。

每个黄昏，外婆都要去浇水，从井里或近旁的河里担水。苗已亭亭，水要一点一点浇，才涸得深。浇一次长一下，一日日蓬勃起来，翠绿放肆地漾了开来。邻近的田也像都说好了，要一起盎然。小人无事，抚抚叶子，捉捉虫子，看看蜻蜓蝴蝶飞，顺便望一望农事的琐屑，听一听大人的絮叨。那会并不觉得自己拥有了什么，心里却是舒豁而愉悦的。

而今忆及，当时的天流云漓彩，落日红着脸不忍离去，小河静静流淌，牛在不远处吃草，青草婀娜如淑女。那一派人世祥和，恐怕没有一个画家能画出其真正的美。

我渐渐长大，上小学了，上初中了，待在外婆家的日子从多到少到无。有好些年，一到香瓜成熟时，外婆必大清早摘下，即刻送来。一担瓜压在她肩上，晃悠悠，步行五公里的山间小道终至我家。她着浅灰或米白斜襟短袖衫，站在院子中央，背部被汗水濡湿了一大块，脖子上搭了毛巾，还是那条蓝白相间的。脚边是我爱的香瓜，个个安静地待在筐里，扁担驼了背，斜靠于冬青树。外婆用毛巾抹了把脸，俯身抓起两个瓜走向我，瓜上沾有新鲜的泥巴，还有露珠划落过的痕迹，顿觉一股鲜翠之气汩汩直冒，睡眠惺忪的我倏地清醒。

而阳光，开始薄薄地笼了上来。

多年以后，听班得瑞的《清晨》，被那种特有的澄澈明净打动，以至沦陷，从前的夏日清晨，弥漫着瓜香和泥巴香的夏日清晨，雾一般弥散开来，在我眼前。它依然簇新如昨。



推荐榜



陈民宪
一颗心 捧给你



李广志
一座南宋石刻
在日本的传承



陈慧
你种过地吗



沈炜
锡兰的眼泪
斯里兰卡的欢颜



郑全超
花艺
《小满》

